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讀 通 鑑 論

(一)

王 夫 之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論 鑑 通 讀

(一)

撰之夫王

書 叢 本 基 學 國

目錄

第一卷	秦始皇	二世	漢高帝	惠帝	文帝	景帝		
第二卷	武帝	昭帝	宣帝	元帝	成帝	哀帝	平帝	
第三卷	王莽	漢更始	光武					
第四卷	明帝	章帝	和帝	安帝	順帝	桓帝	靈帝	獻帝
第五卷	三國							
第六卷	晉 <small>武帝泰始元年</small>	明帝	惠帝	懷帝	愍帝			
第七卷	元帝	明帝	成帝	康帝	穆帝	哀帝	帝奕	簡文帝
第八卷	孝武帝	安帝	恭帝					
第九卷	宋武帝	營陽王	文帝	孝武帝	前廢帝	明帝	後廢帝	順帝
	齊高帝	武帝	鬱林王	明帝	東昏侯	梁武帝	簡文帝	元帝
	敬帝	陳高祖	文帝	臨海王	宣帝	後主		
第十卷	隋文帝	煬帝						
第十一卷	唐高祖	太宗	高宗	中宗				
第十二卷	睿宗	玄宗	肅宗	代宗				

第十三卷

德宗

順宗

憲宗

第十四卷

穆宗

敬宗

文宗

武宗

宣宗

懿宗

僖宗

昭宗

昭宣帝

第十五卷

五代

第十六卷

敘論

讀通鑑論卷一

衡陽王夫之撰

秦始皇

兩端爭勝而徒爲無益之論者。辨封建者是也。郡縣之制垂二千年而弗能改矣。合古今上下皆安之。勢之所趨。豈非理而能然哉。天之使人必有君也。莫之爲而爲之。故其始也。各推其德之長。人功之及人者。而奉之。因而尤有所推以爲天子。人非不欲自貴。而必有奉以爲尊。人之公也。安於其位者。習於其道。因而有世及之理。雖愚且暴。猶賢於草野之罔據者。如是者數千年而安之矣。彊弱相噬。而盡失其故。至於戰國。僅存者無幾。豈能役九州而聽命於此數諸侯王哉。於是分國而爲郡縣。擇人以尹之。郡縣之法。已在秦先。秦之所滅者七國耳。非盡滅三代之所封也。則分之爲郡。分之爲縣。俾才可長民者。皆居民上。以盡其才。而治民之紀。亦何爲而非天下之公乎。古者諸侯世國。而後大夫緣之以世官。勢所必濫也。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而天之生才也無擇。則士有頑而農有秀。秀不能終屈於頑。而相乘以興。又勢所必激也。封建毀而選舉行。守令席諸侯之權。刺史牧督司方伯之任。雖有元德顯功。而無所庇。其不令之子孫。勢相激而理隨以易。意者其天乎。陰陽不能偏用。而仁義相資以爲亨利。雖聖人其能違哉。選舉之不愼。而守令殘民。世德之不終。而諸侯亂紀。兩俱有害。而民於守令之貪殘。有所藉於黜陟。以蘇其困。

故秦漢以降。天子孤立無輔。祚不永於商周。而若東遷以後。交兵毒民。異政殊俗。橫斂繁刑。艾削其民。迄之數百年而不息者。亦革焉。則後世生民之禍亦輕矣。郡縣者。非天子之利也。國祚所以不長也。而爲天下計利害。不如封建之滋也多矣。嗚呼。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者之不測。有如是夫。世其位者。習其道。法所便也。習其道者。任其事。理所宜也。法備於三王。道著於孔子。人得而習之。賢而秀者。皆可以獎之。以君子之位。而長民。聖人之心。於今爲烈。選舉不慎。而賊民之吏。代作。天地不能任咎。而況聖人。未可爲郡縣咎也。若夫國祚之不長。爲一姓言也。非公義也。秦之所以獲罪於萬世者。私己而已矣。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孫。以長存。又豈天下之大公哉。

孔鮒藏書。陳餘危之。鮒曰。吾爲無用之學。知吾者爲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嗚呼。能爲無用之學。以廣其心。而遊於亂世。非聖人之徒。而能若是乎。詩曰。握粟出卜。自何能穀。穀者在我而已。何用卜爲。屈其道而與天下靡。利在而害亦伏。以其道而與天下亢。身危而道亦不競。君子之道。儲天下之用。而不求用於天下。知者知之。不知者以爲無用而已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秉道以自安。慎交以遠物。存黃農虞夏於盜賊禽獸之中。奚不可穀。而安用卜爲。莊周懲亂世而欲爲散木。言無用矣。而無以儲天下之大用。握粟憂深而逃羿穀。其有細人之情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易簡以消天下之險阻。非聖人之徒。其孰與歸。商始興而太甲放。周始興而成王危。秦并天下而扶蘇自殺。漢有天下而惠帝弗嗣。唐則建成死於刃。宋則德昭不令其終。迄乎建文之變。而僭尤烈。天下初定。人心未靖。則天命以之不康。湯武且不能弭。後代勿論已。然而胡亥殺兄。旋以死亡。太甲成王。終安其位。則伊尹周公之與趙高相去。不但若霄壤也。秦始

皇之宜短祚也不一而莫甚於不知人非其不察也惟其好諛也託國於趙高之手雖中主不足以存況胡亥哉漢高之知周勃也宋太祖之任趙普也未能已亂而足以不亡建文立而無託孤之舊臣則兵連禍結而尤爲人倫之大變徐達劉基有一存焉奚至此哉雖然國祚之所以不傾者無諛臣也

二世

陳嬰之不自立也周市之不王魏也其情均也而周市賢矣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義之所不敢出害不敢自之而遠居尊以爲天下不義之魁負且乘致寇至灼焉易見而人不能知非不知也無志義以持其心流俗之蠱之者進矣陳嬰非幸而有其母亦殆矣哉市之一言所謂大浸稽天而不溺疾雷破山而不震者乎陳餘自矜儒者而不能守義以自王周市雖死而如生陳餘碌碌以死又何稱焉

李斯之對二世曰明主滅仁義之塗絕諫爭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盡古今槩賢不肖無有忍言此者而昌言之不忘嗚呼亦何至此哉斯亦嘗學於荀卿氏矣亦嘗與始皇謀天下而天下并矣豈其飛廉惡來之所不忍言者而言之不忌斯之心其固以爲然乎苟非二世之愚卽始皇之驕悖能受此言而不譴乎斯抑謂天下後世之不以己爲戎首而無所恤乎無他畏死患失之心迫而有所不避耳夫死亦何不可畏也失不可患而何必於失也前所以自進者非其道繼所以自效者非其功後所以自保者非其術退所以自置者無其方則失果可患而死果可畏欲無畏無患以不言其所不忍言又奚得乎天下無必死之塗而亦無可幾幸之得正志於早而後無所迫則不忍不敢之心以全早不能圖度於正迨其後失

有形。死有機。雖欲不爲此言而不得。不待上蔡東門之歎。肺肝先已自裂。斯豈果無人之心哉。易曰。履霜。堅冰至。辨人於早。不若自辨於早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衆怒之不可犯。衆怨之不可任。亦易喻矣。申商之言。何爲至今而不絕邪。志正義。明如諸葛孔明。而效其法。學博志廣。如王介甫。而師其意。無他。申商者。乍勞長逸之術也。無其心。而用其術者。孔明也。用其實。而諱其名者。介甫也。乃若其不容掩之藏。則李斯發之矣。李斯曰。行督責之術。然後絕諫爭之路。申不害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諍爭絕。桎梏脫。則雖日勞於刑名。文籍之中。而耽酒嗜色。佚遊驕樂。可晏享而不輟。苟未忘逸豫之情者。惡能不以此爲兩得之術哉。任法則人主安。而天下困。任道則天下逸。而人主勞。無一切之術。以自恣睢。雖非求治之主。不能高居洸瀆於萬民之上。固矣。以孔明之淡泊而盡瘁也。以介甫之土木其形而好學深思也。然且樂奉名法者何也。儉以耳目。勤以耳目。而心思從其康逸也。賢者且然。況令狐絢。張居正之挾權勢者哉。使讀李斯之言。知其爲導諛勸淫之術也。能勿覲然而汗下與。

懷王之立。非項氏之意也。范增之說。以爲從民望而已。臣主之名立。而其心不相釋。項氏成而懷王固不能。有楚。懷王念此至悉。故一乘項梁之敗。而奪上將軍之權。以授宋義。義適遇其際。而獲懷王之心。故與計事。而大悅。非悅其滅秦之計。悅其奪項之計也。宋義壁於安陽。而項羽斬之。非憤其救趙之遲。憤其奪己之速。義之壁安陽而不進也。非欲乘秦趙之敝。欲得當以收項羽之兵也。其遣子相齊而送之。無鹽也。非不恤士卒之飢寒。以自侈。爲懷王樹外援於齊。而因以自固也。宋義死。諸將愕然曰。首立楚者。將軍家。

也。羽之情見矣。義之情亦見矣。懷王之不能終安於項氏。情亦見矣。救趙則命宋義。入關則命沛公。梁死。羽孤。爲偏裨於宋義。旌牙之下。爲懷王謀項者之計得矣。而抑無以服楚人之心。幸而秦之君二世也。其相趙高也。其將章邯王離也。無有能乘臣主之隙以閒楚耳。不然。雖沛公且無以自持。況義之淺謀。羽之徒勇者乎。於是而知君臣之非獨以名爲義也。天之所秩。性之所安。情之所順。非是則不能以終日。范增立楚之說。董公縞素之謀。不足與於興亡久矣。

秦之所殄滅而降辱者。六王之後也。戍之徒之。而寡其妻。孤其子者。郡縣之民也。則剽二世之首。欲滅宗室。約楚降。而分王關中者。趙高也。故怨在敵國。而敵國或有所不能。怨在百姓。而百姓或有所不忍。狎及小人。而禍必發於小人。故曰。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聖人且難之。況中主以降乎。小人之心。智者弗能測也。剛者弗能制也。料其必不能而或能之矣。料其必不欲而或欲之矣。項羽之暴也。沛公之明也。章邯之怨方新也。盡天下欲食高之肉而寢處其皮也。使高滅嬴氏之宗。開關以講於諸侯。豈能免於刀俎。而況受地之封乎。則以智者料高。而固知其與秦相終始。以愚者料高。而亦決其與秦同蓋粉也。然而必弑胡亥以徵幸於一得。豈徒胡亥之愚。矢入幄而不覺哉。明而熟於計者。未有謂爲且然者矣。禍福之外。有無藉之欲焉。死生之外。有無方之譎焉。俄頃之間。有忽變之情焉。利亦有所不喻。而無所不逞。而後君子莫能爲之防。故聖人且猶難之。誠哉其難之也。濡有衣。裯終日戒。終日者。無竟之辭也。舍禔躬慎微而求馭之之術。不墮其阱中者。鮮矣。

孰謂秦之法密能勝天下也。項梁自櫟陽逮斬獄。掾曹咎書抵司馬欣而事得免。其他請託公行。貨賄相

屬而不見於史者。不知凡幾也。項梁楚大將軍之子。秦之所尤忌者。欣一獄掾馳書而難解。則其他位尊而權重者。抑孰與禦之法愈密。吏權愈重。死刑愈繁。賄賂愈章。塗飾以免罪罟。而天子之權。倒持於掾史。南陽諸劉屢殺人。而王莽不能問。皆法密吏重有以蔽之也。設大辟於此。設薄刑於彼。細極於牛毛。而東西可以相竄。見知故縱。蔓延相逮。而上下相倚。以匿姦閹位之主。竊非分而夢寢不安。藉是以箝天下。而爲天下之所箝。固其宜也。受天命正萬邦。德足以威而無疚媿者。勿效爾爲也。寬斯嚴。簡斯定。行舟漏網。而不敢再觸梁筍。何也。法定於一王。而獄吏無能移也。

漢高帝

有天下者而有私財。業業然守之以爲固。而官天地府萬物之大用。皆若與己不相親。而任其盈虛。鹿橋鉅臺之愚。後世開叛之英君。皆習以爲常。而貽謀不靖。非僅生長深宮。習奄人汗陋者之過也。滅人之國。入其都。彼之帑。皆我帑也。則據之以爲天子之私。唐克西京。而隋氏之有在唐。宋入周宮。而五代之積在宋。蒙古遁而大都之藏。輦而之於南畿。嗚呼。奢者因之以侈。其嗜欲儉者因之以卑。其志趣赫然若上天之寶命。祖宗之世守。在此懷握之金貨而已矣。禍切剝牀。而求民不已。以自保其私。垂至其亡。而爲盜資。夫亦何樂有此哉。漢王之人秦宮。而有豔心。見不及此。樊噲曰。將欲爲富家翁耶。英達之君。而見不及噲者多矣。范增曰。此其志不在小。豈徒一時取天下之雄略乎。以垂訓後嗣。而文景之治。至於盡免天下田租。而國不憂貧。數百年君民交裕之略。定於此矣。天子而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貧必在國。士大夫斤

斤以積聚貽子孫。則敗必在家。庶人斤斤然以積聚貽子孫。則後世必飢寒以死。周有大賚。散之唯恐不速。故延及三十世而亡之日。上無覆宗之慘。民亦無凍餒流奪之傷。後之王者。聞樊噲富翁之誚。尙知懲乎。

韓信數項羽之失曰。有功當封爵者。印刳敵。忍不能予。繇斯言也。信之所以徒任爲將。而不與聞天下之略。且以不保其終者。胥在是矣。封爵者。因乎天之所予。而隆之。非人主所以市天下也。且爵賞亦豈必其足榮哉。榮以其難得而已。人主輕之。天下獵之。人主重之。天下榮之。宋藝祖許曹彬下江南。授使相。彬早知不得而安焉。故封爵不侈。而彬服。非然。則更始之侯林立。而不救其亡。期於必得之不足歆也。羽不惜屈己以下人。而靳天爵。何遽非道而必亡乎。漢高天下既定之後。侈於封矣。反者數起。武帝奪之。而六窟始安。承六王之敵。人思爲君。而亟予之土地。人民以恣其所欲。爲管蔡之親。不相保。而況他人乎。以天下市天下而已。乃爲天子君臣相賈。而期報已速。固不足以一朝居矣。抑信之爲此言也。欲以脅高帝而市之也。故齊地甫定。卽請王齊。信之懷來見矣。挾市心以市主。主且窺見其心。貨已讎。而有餘怨。雲夢之俘。未央之斬。伏於請王齊之日。而幾動於登壇之數語。刀械發於志欲之妄動。未有爽焉者也。信之言曰。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爲人主者可有是心。而臣子且不可有是語。況乎人主之固不可以是心市天下乎。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宋祖之慎。曹彬之明。保泰居盈之道得之矣。奚必踐姑許之言。而褻天之景命哉。若夫項羽之所以失者。非吝封爵之故。信之說不如陳平之言之允也。陳平曰。項王所任愛。非諸項。卽妻之昆弟。雖有奇士不能用。故羽非盡不知人。有蔽之者也。瑣瑣姻亞。踞廳仕。持大權。而士惡得不蔽。

雖然亦有繇爾。羽以詐與者也。事懷王而弑之。屬宋義而戕之。漢高入關而抑之。田榮之衆來附而斬艾掠奪之。積伎害者以己度人。而疑人之伎已輕。殘殺者大怨在側。而怨不可狎。左顧右盼。亦唯是兄弟姻黨之足恃爲援。則使輕予人以權。己且爲懷王。己且爲宋義。惴惴慄慄。戈戟交於夢寐。抑惡能不厚疑天下哉。然而其疑無救也。爲漢王之腹心者。項伯也。其兄弟也。追而迫之。劉者。呂馬童也。其故人也。從之於大敗之餘者。三十餘騎。而兄弟姻亞不與焉。懷慝求援。而終以孤立。非印刳不與者。甚已而賊之。其親戚之叛已久矣。不疚於天。則天無不祐。不媿於人。則人皆可馭。正義以行乎坦道。而居天下之廣居。無所偏黨。而賞罰可以致慎。而無所徇。得失之幾。在此而不在彼明矣。不然。舍親賢行誘餌。賤名器。以徇游士貪夫之競躁。固項羽之所不屑爲者也。名義云者。因名以立義。爲可繇。不可知之民言也。不知義矣。爲之名。以使之顧而思。抑且欲其顧而思。而不但名也。況君子之以立民極。而大白於天下者哉。謂董公說高帝爲義帝發喪。爲漢之所以興者。率天下後世而趨於僞。必此言夫。忠孝非人所得而勸也。如其勸之。動其不敢不忍之心而已。心生而後有事。事立而後有禮。禮行而後有名。名者三累之下。天下爲之名。而忠孝者不欲自居。高帝無哀義帝之心。天可欺乎。人可愚乎。彭城之敗。幾死幾亡。而縞素之名。不能爲之救。則塗飾耳目。以故主復讎之名。無當於漢之興明矣。雖然。以此正項籍之罪。使天下恥戴之爲君長也。則有餘。何也。籍者。芊氏之世臣也。援立義帝者。項梁之以令諸侯者也。劉氏世不臣於楚。其屈而君懷王也。項氏制之耳。高帝初無君懷王之心。則可不哀懷王之死。爲天下而討弑君之賊。非人弑己君。而有守官之責者也。故發喪之後。高帝亦終不挾此以令天下。而數羽之罪。不嫌以背約不王已於秦爲首。則董公之

說亦權用之一時。而高帝亦終不以信諸心。嗚呼。貌爲君子者。日言心而以名爲心。日言義而以名爲義。告子惡得不以義爲外。而欲戕賊之乎。秦滅六國。互相噬而彊者勝耳。若其罪莫甚於殄周。楚幸不亡於秦。而楚且爲秦。非其世臣。非其遺冑。抑何必戴楚以爲君。戴楚者。項氏之私義也。漢亦何用引項氏之義以爲己義乎。此義不明。但有名而卽附諸義焉。李嗣源。夷裔也。名爲唐。而唐之。李昇不知其爲誰氏之子也。名爲唐。而又唐之。有名而無義。名爲義。而義不生於心。論史者之亂義久矣。中國立極之主。祖考世戴之君。明明赫赫。在人心而不昧。臣子自有獨喻之忱。行其不敢不忍者。而豈但以名哉。

毒天下。而以自毒者。其惟貪功之人乎。酈生說下齊。齊已受命。而漢東北之慮。紆項羽右臂之援。絕矣。樂布盜也。一從漢背楚。而終不可叛。況諸田之耿介。可以保其安枕於漢也。亡疑。乃韓信一啓貪功之心。從蒯徹之說。疾擊已降。而酈生烹。歷下之軍。蹀血盈野。諸田卒以殄其宗。慘矣哉。貪功之念。發於隱微。而血已漂鹵也。龍且亦猶是也。軍於高密。客說以深壁勿戰。令齊王招散民。反漢而歸己。漢客兵。不容於久留。而必潰敗。以全三軍。奠楚勢。而保齊。豈不賢於浪戰以死亡乎。且則曰。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雖其後勝敗不同。而且之心。亦信之心也。信以其毒毒齊。而齊民駢死。田氏以亡。且以其毒自毒。而濰水涌流。楚軍大覆。田氏不救。舉人之宗社。人民存亡。生死之大。而不滿伎人之谿壑。毒螫人而蠶蠶亦死。信幸破齊。以自請王齊。而未央之誅。已伏於此。且亦以其身斃於濰水之上。然則貪功而毒人。亦自讎其項領。而速之割也。悲哉。愚不可瘳已。李左車下全燕。而燕不叛。隨何收九江。而黥布無疑。善用人者。亦何利有貪功之人。以賊天下。而多其釁哉。漢雖有齊。而力已疲。楚覆救齊之兵。而項王大懼。伎人不黜。而能定天下。未

之有也。

韓信下魏破代而漢王收其兵。與張耳破趙而漢王又奪其兵。何以使信帖然聽命而抑不解體以颺去哉。此漢王之所以不可及也。制之者氣也。非徒氣也。其措置予奪之審。有以大服之也。結之者情也。非徒情也。無所偏任。無所聽焚。可使信坦然見其心也。吾之所爲。無不可使信知之矣。信固知己之終爲漢王倚任。而不在軍之去留也。故其視軍之屬漢也。無以異於己。無疑無怨。何所靳而生其伎。甚乎。假使奪信軍而授之他人。假使疑信之反而奪其軍以防之。項王一印刳之而信叛。三軍之重。豈徒一印之予奪乎。心不可使人知者。以柔用之而敗。以剛用之而速亡。有所偏聽怙黨而疑人者。不能制之而死於其人。能制之而其人速叛以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十人之同乎武王。武王同之也。

漢王甫破項羽。還至定陶。卽馳奪韓信軍。天下自此（甯）矣。夫大敵已平。信且擁彊兵也。何爲故無所挾以爲名。而抗不聽命。旣奪之後。弗能怨也。如姑緩之。使四方卒有不虞之事。有名可據。信兵不可奪矣。奪之速而安。以奠宗社。以息父老子弟。以斂天地之殺機。而持征伐之權於一王。乃以順天休命。而人得以生。且信始不從蒯徹之言。與漢爲難者。項未亡也。參分天下。鼎足而立。蒯徹狂惑之計耳。昔者韓嘗以此持天下之縱橫。然吞於秦而不救其覆軌矣。信反於齊。則張耳扼其西。彭越控其南。鼎足先折。而徒爲天下蠹賊。信知其不可而拒徹計之深也。項王滅。漢王倦。歸於關中。信起而乘之。乃可以得志。徹之說。信豈須臾忘哉。卞莊子小死大斃。一舉而兩得之術。俟時而發。發不旋踵矣。其曰不忍背漢者。姑以謝徹耳。削王而侯。國小而無兵。尙欲因陳豨以發難。擁三齊之勁旅。西嚮而虎視。尙誰忌哉。或曰。宋太祖之奪藩鎮。

也。類此而又非也。信者非石守信高懷德之儔也。割地而王。據屢勝之兵。非陳橋擁戴之主也。故宋祖懲羹吹蠶而自溺。漢高拔本塞源以已亂。迹同而事異。其權不在形迹之間也。

漢王初卽皇帝位。未封子弟功臣。而首以長沙王吳芮。閩粵王無諸。此之謂大略。二子者。非有功於滅項者也。追原破秦之功而封之。以天下之功爲功。而不功其功。此之謂大公。楚漢爭於北。而南方無事。久於安則亂易起。立王以鎮撫之。此之謂制治於未亂。以項羽宰天下不公。爲罪而討之。反其道而首錄不顯之績。此之謂不遐遺。得尙於中行。若此者。內斷之心。非留侯所得與。況蕭何陳平之小智乎。量周天下者。事出於人所不慮。若迂遠而實協於人心。此之謂不測。

秦項已滅。兵罷歸家。何其罷歸之易。而歸以卽乎安。古者兵皆出於農。無無家者也。罷斯歸矣。漢起巴蜀。三秦之卒。用九江齊趙之師。不戰其地。不擾其人。無閭井之怨。歸斯安矣。後世召募失業之民。欲歸而無所歸。則戰爭初息。而遣歸之也難。善師古者。旁通而善用之。則漢抑有民相聚山澤。不書名數者。復其故爵田宅。教訓而優恤之。之詔。是可爲後世師者也。無所侵傷於民。而禁其仇殺。非有官爵田里。而爲之授以隙地。寬假以徭役。而命爲稍食之胥卒。以此散有餘之卒。熟計而安存之。奚患亡術哉。高帝甫一天下。而早爲之所。國不糜。農不困。兵有所歸。下令於流水之源。而條委就理。不謂之有大略也得乎。

以大義服天下者。以誠而已矣。未聞其以術也。奉義爲術而義始賊。義者。心之制也。非天下之名也。心所勿安。而忍爲之以標其名。天下乃以義爲拂人之心。而不和順於理。夫高帝當窘迫之時。豈果以丁公爲可殺而必殺之哉。當誅丁公之日。又豈果能忘丁公之免己。而不以爲德哉。欲懲人臣之叛其主。而先叛

其生我之恩。且囂然曰。是天下之公義也。則借義以爲利。而吾心之惻隱亡矣。夫義有天下之大義焉。有吾心之精義焉。精者純用其天良之喜怒恩怨。以爲德威刑賞。而不雜以利者也。使天下知爲臣不忠者之必誅。而畏卽於刑。乃使吾心違其恩怨之本懷。矯焉自誣。以收其利。然其義爲賊仁之斧。而利之囿也。乎。故赦季布而用之善矣。足以勸臣子之忠矣。若丁公者。廢而勿用可也。斬之。則導天下以忘恩矣。恩可忘也。苟非刑戮以隨其後。則君父罔極之恩。孰不可忘也。嗚呼。此三代以下。以義爲名爲利。而悖其天良之大慝也。留侯欲從赤松子遊。司馬溫公曰。明哲保身。子房有焉。未足以盡子房也。子房之言曰。家世相韓。爲韓報讎。身方事漢。而暴白其終始。爲韓之心。無疑於高帝之妒。其忘身以伸志也。光明磊落。坦然直剖。心臆於雄猜天子之前。且曰。願棄人閒事。從赤松子遊。視漢之爵祿爲鴻毛。而非其所志。忠臣孝子。青天皎日之心。不知有榮辱。不知有利害。豈嘗逆億信之必夷。越之必醢。而塵以全身哉。抑惟其然而高帝固已喻其志之貞。而心之潔矣。是以舉太子以託之。而始終不忤。嗚呼。惟其誠也。是以履虎尾而不疚。卽不幸而見疑。有死而已矣。弗能內懷忠而外姑爲佞也。曹操之甚毒也。徐庶懷先主之知。始終不與謀議。而操無能害。況高帝之可以理感者乎。若夫未忘故主。而匿情委曲。以避患。謝靈運之所以身死而名辱。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孰聽之哉。

中國夷狄之禍。自冒頓始。冒頓之闖入句注。保太原。自韓王信之叛降始。信失韓之故封。而徙於太原。其欲甘心於漢久矣。請都馬邑近塞。而易與胡通。數使之胡求和。陽爲漢和。而陰自爲降地。畜不逞以假手於冒頓。不待往降之日。而早知其志在胡矣。非韓信則冒頓不逞。非石敬瑭則耶律氏不橫。求如郭子儀。

與吐蕃回紇有香火緣而無貳心者。今古無兩人。然則以狡焉不逞之彊帥。置之邊徼。未有不決隄焚林。以殘劉內地者也。飢鷹獠犬。不畜之樊圈。而軼之颺飛。曩走之地。冀免禍於目前。而首禍於千古。甚哉高帝之偷也。

魯兩生責叔孫通興禮樂於死者未葬。傷者未起之時。非也。將以爲休息生養。而後興禮樂焉。則卽管子衣食足而後禮義興之說也。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信者。禮之幹也。禮者。信之資也。有一日之生。立一日之國。唯此大禮之序。大樂之和。不容息而已。死者何以必葬。傷者何以必恤。此敬愛之心。不容昧焉耳。敬焉而序有必順。愛焉而和有必浹。動之於無形。聲之微。而發起其莊肅樂易之情。則民知非苟於得生者之可以生。苟於得利者之可以利。相恤相親。不相背棄。而後生養以遂。故晏子曰。惟禮可以已亂。然則立國之始。所以順民之氣。而勸之休養者。非禮樂何以哉。譬之樹然。生養休息者。枝葉之榮也。有序而和者。根本之潤也。今使種樹者曰。待枝葉之榮。而後培其本根。豈有能榮枝葉之一日哉。故武王克殷。駕甫脫而息。賁革之射。修禋祀之典。成象武之樂。受命已未。制作未備。而周公成其德。不曰我姑且休息之。而以待百年也。秦之苛嚴。漢初之簡略。相激相反。而天下且成乎鄙倍。舉其大綱。以風起於崩壞之餘。亦何遽不可。而非直無不可也。非是則生人之心。生人之理。日頽靡而至於泯亡矣。惟叔孫通之事。十主而面諛者。未可語此耳。則苟且以背於禮樂之大原。遂終古而不與於三王之盛。使兩生者出。而以先王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精意。舉大綱以與高帝相更始。如其不用而後退。未晚也。乃必期以百年。而聽目前之滅裂。將百年以內。人心不靖。風化未起。汲汲於生養死葬之圖。則德色父而諄語姑。亦誰與震動容。